

黃埔軍校建校秘辛

莊 政

培養革命軍事幹部

黃埔軍校在中國現代史上佔有特殊而重要的地位，與近六十年來的國運與政局具有密不可分關係。它雖然祇是一個軍事訓練機構，但我們卻不宜僅以此角度來衡量；雖屬國民黨所創辦的軍事學校，卻在當年聯俄容共政策下成立的。從該校早期組成分子來分析，政黨紛歧、派系複雜。所幸創始人孫中山先生以德望所歸，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而衆星共之。」一時相安無事，校長蔣公中正領導全校師生，頗能發揮革命精神，培訓軍政人才，繼承革命大業。對於中華民國來說，民國十三年是非常重要的。年初，中國國民黨改組，推行了一連串重大的改革措施：發展黨的組織、宣揚革命主義、推展民衆運動、創辦黃埔軍校、中央銀行、中央通訊社。凡此種種，無論在黨務、文宣、社運、政經、軍事等各方面的興革，都有顯著的改革與成就，奠定黨國的根基，精神面目，爲之不變。其中以黃埔建軍爲革命武力，從而與各種措施密切配合，東征北伐，統一全國，負起了許多歷史性的任務，

謹將中山先生創辦黃埔軍校的由來及經過種種，作一概括式的介述，敬請學界先進不吝指教。

孫逸仙博士代表團

陳炯明所率領的粵軍是中山先生一手培植起來的，無論在精神與物質方面均曾予以大力支持。可是陳炯明穿着革命軍將領的衣鉢，滿腦子卻裝的是帝王思想；爲滿足一己的私欲，不惜與北洋軍閥、英國帝國主義者勾結，爲虎作倀，背叛革命。民國十一年六月十六日，陳炯明率軍砲轟觀音山，欲置中山先生於死地；中山先生在僚友的強挾之下，雖然脫險，但他所著有關於革命的書籍和手稿，全被焚毀。在酷暑之際，避難於永豐艦七週有餘，備嘗艱辛。這使他憬悟到：以往革命所以失敗的原因，乃是國民黨「組織未備，訓練未周」；「只有革命黨的奮鬥而沒有革命軍的奮鬥」。他認爲要使革命成功，先要造成革命勁旅，而欲臻此，必先培養革命的軍事幹部。民國十二年八月，中山先生在討伐陳炯明軍事緊急之時，爲籌組革命軍，特派蔣介石將軍等組成「孫逸仙博士代表團」，據毛思誠著「民國十五年以

前之蔣介石先生」第五册四十一頁記載：

「十六日蔣中正奉命自上海赴俄考察。先是蔣中正自浙赴滬。本月五日，稟承先生意旨，約晤第三國際代表馬林；復與張繼、汪兆銘、林業明等籌組孫逸仙博士代表團，赴俄考察黨務政治。至是偕沈定一（按係中共黨員、西山會議派，後入國民黨）、張太雷（按係中共黨員，諳俄語）、王登雲（國民黨，軍校秘書）等，由滬乘神田丸啓程赴俄。十九日，船抵大連灣，即搭南滿車北行。」

該團赴俄的目的，在考察黨務、政治與軍事，歷時三個多月。當時爲避免列強和軍閥的干擾與破壞，新聞報導祇提蔣介石將軍赴歐遊歷，至於該團赴俄考察的真相，則隻字未提。

創辦軍官學校前奏

民國十二年雙十節，國民黨在廣州舉行了七天的懇親大會，中山先生因病不克出席，特囑廣東省長廖仲愷代致講詞。會中提出「建立陸軍講武堂的提案」，迅由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討論後通過，命名「國民軍軍官學校」，定出規劃，

以總理孫中山為校長（民國十三年一月三日「廣州民國日報」：「國民黨軍官學校之規劃」）。這時蘇聯代表鮑羅廷已到廣州，受聘為國民黨特別顧問，極力主張聯俄的廖仲愷和他共同策劃軍校的開辦和教職人選。

黃埔建校分區招生

民國十三年一月十六日，蔣氏經中山先生再三函電催促，自上海至廣州，報告赴俄考察經過及心得。二十四日，中山先生以大元帥名義，特派蔣中正為陸軍軍官學校籌備委員會委員長。籌備委員為王柏齡、鄧演達、沈應時、林振雄、龔飛鵬、張家瑞、宋榮昌七人。

「先生深感中國革命不能成功之最大原因，實由中國徒有革命黨之奮鬥，而無革命軍之奮鬥。當辛亥年南京臨時政府與袁世凱議和之時，先生感覺並非善策，但因時勢所迫，始不得已與袁妥協。二次革命，亦因獨立各省缺乏之主義而戰之軍隊，以致失敗。討袁、護法諸役，革命黨或結合毫無訓練之民軍，或利用現成軍隊，遇有變故，絕不足恃，甚至倒戈相向。及今國民黨改組，而楊希閔、劉震寰等亦多假革命旗幟，圖個人私利。先生乃決計建立真正革命軍，適派赴蘇俄考察之蔣中正回國，於是委其負責籌備軍官學校。」（國父年譜增訂本，下冊，一〇五九—一六〇頁）

廣東、廣西每省十二名，共一百六十八名；湘、粵、滇、桂、豫五軍各十五名，共七十五名；國民黨先烈家屬二十名；尚餘十一名，另招備取三十名至五十名。當時招考軍校新生方式分兩種：在軍閥統治下的地區，不能公開招生，故託國民黨籍的「一全」大會代表秘密代辦（據黃埔軍校第一期學生郭一予憶述：「毛澤東於出席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後，負責長江流域和北方各省所轉來的考生的秘密複試和轉送工作。」蓋值國共首度合作時期之故）。在革命政府勢力所及的地區，則在廣東大學舉行公開考試。由於革命風氣所趨，青年學子們把「到黃埔去」視為最佳出路。許多考生因投考落第而灰心洩氣，甚至有懸梁、投河而結束了自己生命的。

感於知遇校長到職

由於黨人共同努力，籌建軍校工作進行之際，蔣委員長中正以處境惡劣，事多掣肘，如學校開辦的經費竟被妒嫉者扣留不發。遂於二月二十一日，分別函呈中山先生、中央執行委員會，辭去籌辦軍校職務；同時要發給工作人員遣散費，自行離粵赴滬。二十三日，中山先生親批於後云：「答。總理云：務須任勞任怨，百折不回。從窮苦中去奮鬥，故不准辭職。」二十六日，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函復「所請辭職，礙難照准」。並復其回粵任職。二十九日，中山先生電催迅即就職，不允請辭：「軍官學校，以兄擔任，故遂開辦。現在籌備既着手進行，經費亦有着落。軍官及學生遠方來者逾數百人，多為慕兄主持校

長，廖仲愷為政治部主任，推定廖仲愷籌備。」相傳有人建議任孫科為黃埔軍校校長，中山先生未予考慮。次日，臨時中央執委會舉行第十一次會議，決議國民黨軍官學校事項如下：校址，推定孫科、吳鐵城會同軍事專員二人籌備；該校籌備委員應辦之事：(1)定校所；(2)設備；(3)器具；(4)預算購置費及安設妥當；(5)物色教員，徵求學生；(6)校內事務所之指定開始辦公。十二月五日，國民黨臨時中央執委會議決：「電催上海蔣中正來粵就軍官學校校長職」，係由委員吳鐵城提議。惟於八日臨時中央執委會提議：「根據黨員公意，請願先生（孫總理）自兼軍官學校校長。」中山先生力排眾議未予採納，仍維持原意。

務，不應使熱誠傾向者失望而去。且兄在職，辭呈未准，何得拂然而行？希即返，勿延誤！」然無結果。在這期間，中山先生派廖仲愷代軍校籌備委員會委員長、李濟琛代軍校入學試驗委員會委員長，使工作照常進行。嗣經廖仲愷再三電促：「軍校勢成騎虎，介石不來，學生學校皆不了，祇有迫弟自殺以謝人。」廖仲愷又電胡漢民就近勸蔣：「介石去，聞因楊西巖不給款……但黨事將因此受大打擊。」中山先生於三月十七日令：「禁煙督辦楊西巖辦理不善，流弊滋多，着即免職，聽候查辦。」並特派鄧澤如繼任其職。廖函蔣云：「西巖免職查辦，電請展兄（胡漢民）歸任秘（書）長，皆兄所期望，孫先生所贊同，且既實行，以示更始之意。」且又電云：「兄不速歸，事大不了。孫先生順兄意，不為不至，兄當有以慰之。兄可做履尊榮，不能做履道義也。」語至中肯。同時，胡漢民也致函蔣氏云：「孫先生已尊重兄之意見，兄胡不歸？如是則變為先生係勉從兄之要求而為之，兄亦宜一行至粵以慰之。」感於中山先生知遇之恩，黨中要人敦勸之殷，蔣氏至四月二十六日始入黃埔軍校視事。

五月五日正式開學

民國十三年五月二日，孫大元帥特任蔣中正為陸軍軍官學校校長兼粵軍總司令部參謀長，孫大元帥自己由原任校長改為任校總理。校址原定設於廣州測量局和後方醫院，也經中山先生指定改設於黃埔島。五月九日先生特派廖仲愷為駐陸軍軍官學校中國國民黨代表，以黨領軍，地位超

然。同時將南隄陸軍軍官學校籌備處，改為駐省辦事處。軍校行政分為政治部、教練部、教授部等。政治部主任戴傳賢（最初屬吳稚暉，因其曾發誓終身不仕，未就）、副主任張棣年（周恩來曾任副主任，嗣升主任）、秘書甘乃光；政治教官胡漢民、汪兆銘、戴傳賢、邵元沖（均係兼任，分別講授黨義（三民主義），中國國民黨黨史、政治、經濟各課程）；中共黨員周恩來、譚代英、高語罕、陳毅、聶榮臻等均曾任政治教官（郭廷以著「近代中國史綱」，五五七頁）；教練部主任李濟琛、副主任鄧演達；教授部主任王柏齡、副主任葉劍英；總教官何應欽、教官錢大鈞、劉峙、顧祝同、梁廣諭、胡樹森、陳繼承、文素松、沈應時、嚴重、王俊、陸福廷、陳誠等。旋又任命林振雄為軍校管理部主任；軍需部主任周駿彥、副主任俞飛鵬；軍醫部主任宋榮昌；教練部副主任鄧演達兼任總隊長。以上文職人員多為留學日本、法國等高級知識分子；軍職人員多為保定軍校、日本士官學校出身的職業軍官。

經過長期的醞釀籌備，歷經很多波折的黃埔軍校，終於民國十三年五月五日正式開學，其所以定為是日起一期新生入校，因為中山先生於民國十年五月五日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，時值就職三周年紀念之故。正取生三百餘人編為第一、二、三隊。七日，備取生一百二十名入校，編為第四隊，開始接受為期六個月政治與軍事並重的訓練。為了紀念中山先生廣州蒙難兩周年（民國十一年六月十六日，陳炯明叛變，圍攻觀音山總統府，先生避難軍艦，並命北伐軍回師討伐之），

特於六月十六日，黃埔軍校舉行開學典禮，中山先生偕夫人宋慶齡女士、重要黨人、高級文武官員參加，報到學生四百九十九人（報考者千餘人，經考試後，錄取五百名。當時湖北籍的青年學生高啓圭考取而未能報到。據云其家長強扭於「好男不當兵，好鐵不打釘」的觀念，堅表反對，伴稱家有要事，囑其返里，以阻止之。嗣高氏服務文教政界甚久，來臺後久任政工幹部學校教授，早已退休，現居臺北。他是唯一考取黃埔軍校第一期而未報到入學者）。

隆重登臺拜將典禮

中山先生等一行乘江固艦蒞止，校長蔣中正、黨代表廖仲愷率全體員生恭迎。他於典禮時訓話，講題為「革命的基礎在高深的學問」，其內容要點是這樣的：

中國革命已有十三年，結果只有民國的年號，而無民國的事實，革命還是失敗。研究各國革命歷史，尤其最近俄國革命史，得到一個大教訓：即俄國發生革命時，雖以黨員做先鋒，去同俄皇奮鬥，但一經成功，便馬上組織革命軍，做革命黨的後援，繼續去奮鬥，縱遇許多大障礙，仍能在短期內，大告成功。中國革命有先烈們奮鬥，武昌起義，各省響應，推翻滿清，建立民國；但無革命軍繼續革命黨的志願，一般官僚軍閥仍敢明目張膽更改中華民國的正朔。其原因是：祇有革命黨的奮鬥，沒有革命軍的奮鬥，革命遂難竟全功。所以創立本校，希望將革命事業重新創造，以軍校學生作基本，成立革命軍。諸生皆為

未來革命軍的骨幹，挽救中國危亡的大任，其在諸生肩上一革命乃非常事業，要有高深學問做根本，才有大膽量，才能做革命軍。造成高深學問的方法，不但要悉心向學，且須舉一反三，特重自修的工夫，有關軍事和革命理論的書刊報章均須參考研究。及有心得，融會貫通，自能發揮革命精神，繼承先烈的遺志，捨身流血，改造中華，使三民主義完全實現，革命大告成功。訓話完畢，十一時，請黨旗、校旗就位，次請孫總理主席，奏國樂，唱校歌：

「莘莘學生，親愛精誠，三民主義，是我革命典型；革命軍人，奮鬥犧牲，再接再厲，繼續先烈精神，同學同道，以學以教，終始生死，毋忘今日本校；紀律神聖，重於生命，服從遵守，革命軍人本性；以血灑花，以校作家，臥薪嘗膽，努力建設中華。」

繼唱「國民革命歌」：

「打倒列強，打倒列強，除軍閥，除軍閥；國民革命成功，國民革命成功，齊歡唱，齊歡唱。」嗣由胡漢民代讀孫總理訓詞：

「三民主義，吾黨所宗，以建民國，以進大同。咨爾多士，為民前鋒；夙夜匪懈，主義是從。矢勤矢勇，必信必忠，一心一德，貫徹始終。」

這篇訓詞原是胡漢民、戴季陶、廖仲愷、邵元沖四人的「集體創作」。緣於黃埔軍校開學的前幾天，他們齊集大元帥府，要為中山先生準備文件，做為典禮時的訓詞，略經商議，胡漢民首先提筆，對大家說：「第一句自應是『三民主義，吾黨所宗。』」於是，戴、廖、邵諸先生也就

一人一句湊合起來，相聯成詩。由於四人皆屬能文之士，中山先生深表讚賞，欣然同意，即囑胡漢民謄正。這訓詞後來成為軍校校訓，國民政府奠都南京後，新製樂譜，其後定為國歌。

那天的儀式非常隆重，中山先生手捧校印授與蔣校長，無異委諸建軍重任。事後，吳敬恆、張人傑語人云：「此登臺拜將之典禮也！」

親愛精誠革命勁旅

黃埔軍校創建的目的在實現中山先生的昭示：「創立革命軍，挽救中國的危亡。」及「以黃埔學生為骨幹」，訓練一支革命的勁旅；培養信奉三民主義，忠黨愛國，既能指揮作戰，又會從事政治工作的革命軍官（該校自第四期起設有「政治科」，上海保衛戰堅持四行倉庫，聞名中外的抗日戰將、廣東蕉嶺鎮的謝晉元，乃黃埔四期政治科畢業生；在臺灣曾任陸軍總司令、參謀總長的彭孟緝上將為黃埔五期政治科畢業）。「隨着革命形勢發展，又進一步要求學生不但在軍事上具有嫻熟軍事，衝鋒陷陣，決勝疆場，殺敵致果的本領；而且在政治上樹立『為主義而奮鬥、為主義而犧牲』，『以達國民革命的目的，以求世界革命的完成』的理想。因值「聯俄容共」時期，駐校黨代表廖仲愷頒布的訓令中規定：「社會主義、共產主義、馬克斯主義等書籍，本校學生皆可購閱。」「黃埔」教導學生的方法：政治與軍事並重，理論與實踐合一。當時廣東環境非常複雜，處在軍閥包圍和備戰狀態之中，形勢所需學生一邊讀書、一邊打仗。從一至四期的學生

，既要上教室，還得上戰場。他們求學期間，隨時準備迎接戰鬥，從戰鬥中學習，在砲火中成長。在革命主義與英勇戰鬥交織的文武教育薰陶下，使許多學生保持着「殉道精神」，為黨國而奮鬥犧牲。如在討伐陳炯明及討伐楊希閔、劉震寰的戰役中，陣亡的黃埔學生計有：第一期的葉或龍、林冠亞、洪劍雄、丘飛龍、賈春林、樊松華、陳子厚、文啓代、陳述、梁廷讓、李人幹、何光宇、毛煥斌、邢鈞、李強之、江錫齡、刁樂奎、王樂忠。第二期的范濤、陳道榮、歐陽士松、王茂烈、但德芳、張忠熙。第三期的團玉冠、朱忠楚、崖淡、黃秀山、車鳴驥、吳俊傑。在北伐戰役中陣亡的黃埔學生計有：第一期的李紹白、郭樹楨、曹淵、潘國聰、劉嶽雄、羅羣、鄧述禮、蔡光華。第二期的唐靖國、李治魁、龔光宗。第三期的王道明、何章、司馬極、符氣雲、杜德孚、蕭際降、應威、孫禮文、詹用韜、韓維周。第四期的湯卓、姜義淵、吳勝樹、何振華。

黃埔軍校以中山先生手訂的「親愛精誠」四字為校訓（現已成為所有軍事院校的共同校訓）。每天皆唱「黃埔軍校校歌」及「國民革命歌」，並於集會時例須高呼「不要錢、不要命、愛國家、愛百姓」（一說「不貪財、不怕死、愛國家、愛百姓」）的口號。校門正中高懸「革命者來」的橫額，兩旁掛着「升官發財行往他處；貪生畏死勿入斯門」的對聯。又提出「四不」、「十不怕」，作為行軍作戰時的軍紀準則，要求官兵絕對遵守。那就是：「不拉夫、不搶劫、不捐餉、不住民房」以及「不怕死、不怕窮、不怕凍、

不怕熱、不怕痛、不怕餓、不怕疲、不怕遠、不怕重、不怕險」。

從此，沒沒無聞的黃埔島充滿了新生的氣象，洋溢着革命的精神。不但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有志青年投效其中，其後不久，且有許多鄰近國家和地區如朝鮮、越南、緬甸、新加坡等當地及華僑革命青年，慕名而來，以作黃埔子弟為榮。「黃埔」不但屬於中國的，也屬於亞洲的了。

五百支步槍打天下

黃埔軍校創辦時，處境艱困，多方阻撓。大元帥所統轄的軍隊雖多，但這些軍閥出身的將領各有企圖，割據地盤，把持財政，驕縱跋扈，風紀敗壞。他們打着革命軍的旗號，卻包藏着害國殃民的禍心。黃埔軍校當時的革命口號是「打倒列強」、「消滅軍閥」，有如利刃直對着他們的心窩，因此不惜千方百計地去打擊與破壞。

黃埔軍校成立伊始，從無到有，在在需款，開辦費不過六萬元而已。開學後，學生槍械缺乏，經濟十分拮据，有時連開伙都成問題，迫不得已，軍校遂向廣州市政府請援，市長孫科每逢有所需求，便大力為之籌措。使軍校每月三千餘銀元的經費，以及官員生兵的各項補給，尚能供應無缺。他為籌款，時將市產變賣，方使黃埔免於斷炊之虞。近人時常稱譽往昔黃埔健兒但憑五百支步槍打天下，黃埔子弟們亦輒引此以為榮。豈知當年這五百支步槍得來匪易，彌足珍惜。黨國元老馬超俊先生是歷史的見證人，對此事的來龍去脈，他曾有詳實的記載：

「因為（黃埔）學校初創，設備十分簡陋，槍械彈藥缺乏。我當時任廣州石井兵工廠廠長，奉總理（中山先生）命撥步槍五百枝給軍校，以供五百學生訓練之用，而當時兵工廠的經費短絀，各軍配領械彈，規定一律價領，又因出產有限，各軍爭配，我認為軍校為革命武力的基礎，不理各軍之催配，儘先撥送機槍四挺，步槍五百枝給軍校，但此事竟觸怒於馮軍長范石生，將我扣留，經總理手令乃獲釋放。而軍校的經費，非常拮据，有時幾乎連伙食費都沒有着落，在這樣艱難困苦之下，由於總裁（蔣校長）的英明領導，着重精神的訓練，彌補物質的不足，使得全校員生革命精神奮發，從不叫苦，甘之如飴。精練成一枝「不怕死、不貪財、愛國家、愛百姓」的革命武力。」（馬超俊先生言論集第二冊，二五四頁）

初試鋒芒一舉成功

民國十三年七月七日，中山先生發表黨務宣言，指出三民主義為革命唯一的途徑。同日，任命蔣中正兼長洲要塞司令。因長洲要塞位於珠江中流，南通虎門，為廣州的第二門戶，亦黃埔軍校的所在地。故畀蔣氏兼任司令之職，中山先生並致贈軍校二十四史、四庫備要各一部。

七月十五日，派蔣中正為各軍軍事訓練籌備委員會委員長；派汪兆銘為各軍政治訓練籌備委員會委員長。在早期國民黨要人中汪兆銘、胡漢民並稱，論資歷、聲望，汪勝於蔣，自是地位殆已相當。惟時仿俄制：以黨領政，以政制軍，汪

之影響力仍着，然之實力！

八月九日，中山先生令蔣中正處置廣州商團運械事件。緣以香港政府深嫉孫大元帥等與俄接近，乃從中煽惑，圖樹商人政府代替之。廣州商團會長陳廉伯野心勃發，受英人操縱，另辦外國軍火，組織商人軍隊，遂向港商訂購大批槍械。並圖隱蔽政府，提早開關。中山先生即採取厲措，飭令許崇智、蔣中正嚴密查緝。蔣氏即於當晚率員乘江固艦前往長洲、沙角一帶游弋截緝。次晨，將商團私運軍械的哈佛輪緝至黃埔，扣留全部軍火，商團抗議，發動罷市。十月十四日，黃埔軍校官員學生在蔣校長督率下，協同駐穗各軍，出動圍剿商團，次日，巷戰甚久，各軍實行包圍，沿途夾擊，商團退卻，全部請降，自是橫行廣州之商團事件救平。黃埔軍校學生初試鋒芒，一舉功成，並接收商團繳出的槍械，成立教導團，由何應欽任第一團長、王柏齡任第二團長。先是蔣校長囑託陳果夫在上海代辦軍用器材、延聘技術人員，並派員駐滬招募新兵五千人，充教導團成員。軍校基礎既固，革命軍迅即茁壯成長。

發表宣言誓師北伐

九月九日，中山先生函復軍校校長蔣中正，說明急宜北伐謀求生路，蓋在廣東有三死因：其一、英國人的壓迫，其軍艦威脅大本營、永豐、黃埔的安全；其二、東江敵人（陳炯明部）的反攻；其三、滇、桂等客軍的貪橫，造出種種罪孽。因此廣州不能再居，宜速捨去，另謀生路，以北伐為善策。嗣即發表宣言，悉調各軍北伐；電

復盧永祥，合作討伐曹、吳。十二日，移大本營於韶關，中山先生親率警衛隊、飛機隊及各軍，自廣州出發，蔣校長中正特派軍校教官文素松率領第一隊學生，擔任護衛，隨孫大元帥開赴前線，參加北伐軍事。

十月九日，中山先生以商團再度煽動罷市，廣州形勢異常險惡，密函蔣中正校長，囑放棄黃埔島，率軍校學生來韶關，參加北伐，為破釜沉舟之計。蔣校長以黃埔為革命根據地，決堅守之。其後果有救平廣州商團之壯舉。十月二十三日，馮玉祥、胡景翼、孫岳等聯合發動北京政變，迫曹錕下野，擁段祺瑞為臨時執政，迎中山先生北上，共謀國是。為求國家統一，決計冒險北上，乃自韶關返抵廣州，召集會議，應付北方時局。

十一月三日，中山先生至黃埔軍校告別，闡述「自由平等」的真諦，訓勉官生必犧牲個人的平等自由，以獻身於革命黨；說明借北上機會，可作宣傳工夫，聯絡各省同志，成立黨部，以奠定革命基礎。十三日，中山先生夫婦等一行離粵啓程北上，至黃埔時，軍校蔣校長率全體官生士兵列隊恭迎。蒞校巡視，勗勉備至。會第一、二期學生在對岸魚珠砲臺一帶實施戰術演習，並作築城工事，遂由蔣校長導往校園，觀舉亦甚稱許。他很感嘆地說：

「我這次前往北京，明明知道那是非常危險的，將來能不能回來，還不一定呢；但我所以北上，為的是革命，是為救國救民而奮鬥，這還有什麼危險可以說的呢？何況我今年已是五十九歲的人了，雖然死去也可以安心了！」蔣校長聞後

，甚感驚愕，因為中山先生生平一向樂觀曠達，很少講這樣的話，遂問：「先生今天為什麼突然講這話呢？」他回答說：「我是有感而發的呀！我所提倡的三民主義，希望能夠早日實行，今天我看到黃埔軍校的學生，是這樣地能忍苦耐勞，努力奮鬥，將來必能繼承我的革命事業，必能繼續我的生命，實行我的主義。凡人總有一死，只要死得其所，如在兩、三年前，我就不能死；今後有學生們，可以完成我沒完成的志業，那末，我隨時都可死了！」說完了，不勝悽惻之感。繼由蔣校長設宴餞行，楊希閔、劉震寰、許崇智、胡漢民等均列席。宴會結束，時已黃昏，先生一行登艦，逕離黃埔，黃埔官生整列歡送。永豐艦駛向香港，俄國兵艦波羅斯基號沿途護送。

東征激戰棉湖大捷

民國十三年二月十日，由黃埔軍校學生及教導團、各軍混合組成的東征軍右翼，肅清廣九鐵路敵軍；十五日，攻克淡水，陳炯明屬將葉舉、洪兆麟部均潰不成軍，已失戰鬪力。十六日，蔣中正校長既克復淡水，正午馳電臥病北京的中山先生，侍疾同志汪兆銘逐句稟告總理，深表欣慰，特囑汪氏代復，獎勵各將士，努力殺敵，以期實行三民主義。二十日，蔣校長率教導第一團長何應欽、教導第二團長王柏齡等部，分別速攻敵之右、左翼，鏖戰甚久，乘勝追擊，大破陳炯明部於平山，是為「平山大捷」。

三月三日，東征軍右翼大破陳炯明部於鯉湖。三月七日，攻克潮州、汕頭。十二日上午九時三十分，中山先生病逝於北京，正在廣東與敵

激戰的黃埔軍校官員學生兵士及各軍官兵，未聞噩訊，蓋當道者惟恐影響前線士氣，秘不發喪。三月十三日，東征軍右翼大捷於棉湖。軍校教導第一團團長何應欽將軍指揮若定，奮力苦鬥，將士用命，終獲大捷，然所付出的代價非常之大。日後蔣中正校長慨云：「棉湖一役，以教導第一團千餘之衆，禦萬餘精悍之敵，其危實甚！萬一慘敗，不惟總理手創之黨軍盡殲，廣州革命策源地亦不可保。此戰適當總理逝世之翌日，蓋在天之靈，有以默相其成也。」

仁義之師所向無敵

黃埔軍校創立於「聯俄容共」時際，早期的成員國共並存，惟其思想背景不同，在校期間，已明爭暗鬥，成閥牆之勢。嗣後分多合少，一直擾攘不寧，縱有短時間的合作，實也貌合神離；而於分離破裂時期，則儼如敵國，勢同冰炭，意識型態各不相同。黃埔軍校成立伊始，其制度、訓練等方面多採俄制，在經費與武器等項，曾受俄國支援。惟建校的靈魂——三民主義，乃中山先生學貫中西，擷長補短的創造與倡導。

軍校學生及教導團官兵，因黨代表、政工人員秉承革命主義大力宣傳，士氣振奮，軍紀嚴明，與民衆合作無間，故能完成東征、北伐等許多歷史任務。而當時的軍閥乃帝制的餘孽、列強的走狗，以軍隊為一己政爭的工具，祇知為個人盡愚忠，而罔顧人民國家的利益，縱能得逞於一時，必難逃脫失敗的命運。六十年來的史實，明示吾人，凡是與民衆結合一起，以國家民族為前提的仁義之師，必定所向無敵。